



【有所思】

## 南岭种梦

□蒙山樵夫

老家人土里刨食，以地为命，村庄南一大片土地名之曰“南岭”。南岭土地贫瘠，瘦骨嶙峋，土层薄，沙石多，少肥力。这地好难养活人，父亲有个执着的梦想，薄田一亩，就是活下来的底气。他固执地认为：有块地在，就会有五谷丰登，就会仓囤圆满。

从军的经历给了父亲不服输的豪气。每到冬天，带着我们哥几个把地里的石头挖出来，垒上护坝。到浚河挖河泥，把猪圈粪搬到南岭，改良土壤。父亲说，粮食是人的饭，粪肥是庄稼的“饭”。父亲干活从不惜力气，他常说一句话：人勤地不懒，劲用了还有。每每烈日当空，父亲戴上斗笠，穿上蓑衣，带着我们哥几个去锄地。中国农民对《悯农》估计都能无师自通，父亲边锄地边吟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看父亲锄地，我想起大集上的剃头师傅，无论怎样的“癞头”，剃头师傅都会把那些头发丝剃得干干净净而不会伤到头皮。父亲的长柄锄就像剃头刀，在沙土里松土、锄草而不伤及庄稼。遇到苗周边的草，他总是俯下身子小心拔下，然后再松土，那情景有点像娘在绣花。还是小孩子的我不会锄地，父亲教我使用锄头，像老师手把手教我执笔写字。前腿蹬、后腿弓，握住锄把不放松。父亲的精神感染着我们，我们忘记了似火骄阳，忘记了热浪蒸腾。一阵风吹来，父亲的蓑衣迎风飘动，我觉得我也像稻草人一样，身上没了水分。我刚学会锄地，这锄头怎么也不如手中的笔杆好使唤，一下子锄掉一棵玉米，平时温和的父亲，刚才还唱悠悠的父亲，一下子勃然大怒，一拳打我个趔趄，接着就是一声吼：这锄头干啥？咋成了“凶器”了？我的锄头成了杀害玉米的“凶器”了？一棵青绿的玉米苗一会儿就蔫了，我后悔我的错失。父亲心疼、痛惜的表情，我委屈的眼泪，定格于我11岁的记忆里。

大学毕业，我站上了讲台，把父亲喜爱了一辈子的玉米栽到了学校的基地。我将父亲教给我的种田本领带到孩子们的劳动课上。看着青葱挺立的玉

米、玉树临风的孩子们，我一下子理解了我的父亲，当年对我锄掉玉米的那一声吼，那捶在我肩头的拳头，父亲的庄稼之爱、丰收梦想，让他倾尽一生播种耕耘、曾经生长玉米的贫瘠的南岭，成了生长孩子们的梦想的课堂。站在讲台上，我觉得自己就是在田间头顶烈日、脚踏积水的老农。父亲是种地的老把式，他知道贫瘠的土地需要粪肥、需要浇水、需要锄草，他知道何时该蹲苗。父亲说，别看一阵风雨来，玉米都被风刮歪了，但它们的筋骨在，等到晴天，它们仍是直挺挺的身子。这苗子不经干旱、不经暴晒，长不成像样的身子骨，咋能有力气结出大玉米棒呢？育苗如育人，父亲的“种地经”，是送给我的育人理念。

教室是我的地，学生是我的苗，我跟父亲一样都在耕耘。教学装备伴随时代进步，曾经的小黑板，粉尘弥漫前三排；现在的课件、实物投影、电子屏，在网络助力下，连通着无尽的资源，连通着孩子们的梦想。即使居家上课，一张屏就是我们的课堂。课堂上有了“云端”，我是一朵“云”，孩子们是一朵“云”，这些美丽的“云朵”构筑了孩子们未来的世界。可是，有些孩子逃离了我的视线，我在等待、在寻觅，丢失于课堂外的孩子，心与课堂好远，他在路上遇到了太多的诱惑，我已经失去吸引的魅力，我没有力量把他们拉回。“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可有的孩子，我唤不醒他们。我想起父亲田间的玉米，不是每一棵都结出籽粒饱满的“棒棒”。我能宽慰吗？我为这些迷失的孩子感到心痛，我为自己的无力感到悲哀。值守在课堂，就像父亲守望地边，自己也算得上讲台的“老把式”了。

每每在课堂上大汗淋漓，我总想到父亲在田间劳动的情景。父亲爱庄稼，超越爱儿女。每逢下雨天，人家都往家跑，父亲却是去地头，仍是晴天锄地的那一身行头：斗笠、蓑衣。地头的沟沟里已有积水，父亲带着我们排田间的积水，脚丫子深深嵌入泥中，脚趾缝里便有了泥土的温暖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海棠知己

□耿艳菊

母亲从我带回的点心里挑出两盒清淡酥软的，让我去看看巷子东头的邻居穆爷爷。

穆爷爷虽是邻居，这么多年，我们家人对他却有着一份特别的情意，尤其是我。母亲常常告诫我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何况是救命之恩呢。

那年下大雨，我一个人蹚着水去镇子外的木料厂找父亲，经过一片林子时，水淹没了路，我脚底一滑，掉进了一个深树坑中。坑中蓄满了雨水，我拼命挣扎，可是越挣扎，黄黄的带着泥浆的雨水越往口中灌。这时，一双有力的大手拽住了我的胳膊，一下子把我从树坑里拽了上来。

这双有力的大手是穆爷爷的。穆爷爷冒着风雨，冒着危险救下了我。这让父亲母亲非常感动。大家都在一个巷子里住着，但逢年过节必郑重地备了礼品去看望他。这时候，穆爷爷的脸上总是会漾起羞涩而温暖的笑容。

穆爷爷是外乡人，他在我们这个小镇上其实过得并不如意。他是作为上门女婿的身份来到我们这个镇上的。在世俗的眼光里，大家的闲言碎语中，人们的心里多少有点看不起的意味。穆爷爷一向是沉默而低调的，整天低垂着头，默默做事，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，孤孤单单的。

穆爷爷的妻子，也就是穆奶奶，是镇上土生土长的女儿，有几分泼辣，对穆爷爷倒是温柔、敬重。原来她有一个儿子，后来穆爷爷来了，他们有了一个女儿。穆奶奶为了给穆爷爷尊严和体面，让孩子们都随穆爷爷姓穆。这样的家庭，也算是美满了。

穆奶奶一直待穆爷爷很好，可穆爷爷似乎就是快乐不起来，常年苦皱着脸面。听巷子里的老人讲，穆爷爷原只是路过镇子的生意客，却和穆奶奶一见钟情，为了爱情不顾地留在了小镇。然而，生活的平淡终是在时光里掩盖了爱情的光辉，尤其是平常人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中，爱情本就是天际的云朵。穆爷爷眼神里的光彩一点点黯淡下来，慢慢充斥着一种复杂的意味，在异乡的天空下，他孤独又落寞。

不承想，穆奶奶先走了，穆爷爷的孤独落寞里又多了一份惆怅和纠结。女儿出嫁了，穆奶奶的儿子有了自己温暖的小家，穆爷爷越来越觉得自己待在这个镇上显得多余而可笑。他想回到故乡去，可

故乡似乎也不欢迎他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到处都是陌生的，父母早不在了，兄弟们各有家庭，不似少时亲近，情感也慢慢淡了。这个无处可去的老人只能坐在斜阳的余晖里默默地、孤单地度着日月。

我正要出门，母亲突然充满忧伤地说了一句：现在穆爷爷变得越来越奇怪了，你注意说话的方式，别惹他不开心。

我知道母亲说的是穆爷爷捡来的那株海棠树。自从他在公路边捡回那棵被人扔掉的干枯的海棠树苗后，他在镇上人的眼中就更加奇怪了，甚至有人说他精神不正常。大家都说这海棠树苗养不活了，穆爷爷偏不听，当宝贝一样在他家孤寂的院子里选了一块最好的地方种下了。他每天不但精心养护，而且要花大部分时间坐在海棠树旁边自言自语，有说有笑。他的女儿来看他，被父亲的情形吓住了，要把干枯的海棠拔去扔掉。一向温和的穆爷爷第一次大发雷霆，把女儿赶了出去，吵得整个巷子人尽皆知。

那株失去生命力的海棠树竟慢慢活过来了，努力地长出胭脂色的小花苞，绽放出一朵朵花瓣，伸展着青翠欲滴的叶片，孱弱的枝条蕴藏着勃勃生机。它成了穆爷爷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。

推开穆爷爷家的门，我虽然心里有准备，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。一年不见，海棠树更茁壮了，满树的花朵像一只只翩翩飞舞的蝴蝶，这孤寂的院子里流淌着热闹欢畅的气息。穆爷爷正昂着头和他的海棠树说话，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背却挺得很直，显得年轻又精神。不知说到什么开心事，他爽朗地笑起来。

这一刻，我仿佛理解了穆爷爷的奇怪和不正常。我想起一篇小说里说到过的“心语”，“心语”在人的一生中有多么重要，人和物之间，人和人之间，常常要通过这一特异的语言去沟通。心语就是心里的话，装在心里，但也需要知己懂得。穆爷爷一定是把这棵海棠树当成了他的知己，他懂海棠树的心语，海棠树也懂他的心语。他们是多么像啊，在异乡的土地上扎根、生长、繁茂，度过了人生很多美好的时光。穆爷爷一定看明白了海棠树比他豁达的地方，从来不悲伤，整天兴冲冲地铆着劲儿往灿烂的路上奔着，哪怕花期短暂、好时光一晃而过。

我想，在这株海棠树美好的花事里，穆爷爷放下了多年的落寞和孤独，还有他的惆怅和矛盾。

【浮世绘】

## 玩游戏时你在想什么

□丹萍

年前在海边旅行，累得半死，晚上躺在酒店床上看电视，有个频道居然播放的是“斗地主”比赛，看了一会儿不过瘾，打开手机在游戏平台上玩了几局。很快就把平台奖励的积分输光了。想着要早点睡，决定找个垃圾时段再好好玩。

假期结束，从沈阳回广州，飞机票好贵，直达广州的火车票也卖光了。所幸沿途其他站点还有票，我想，只要过了长江，随便哪个站下车，离广州就近了，玩两天再转车也挺好。于是买了到江西吉安的车票，24小时的车程，有很多时间需要消磨，我便花一元钱买了积分，又玩起了“斗地主”。

游戏平台会给玩家匹配真实用户。我一边玩一边想，这些在网络玩牌的都是什么人？他们为什么不读书或者背单词，为什么不运动，为什么不睡觉？难道都像我一样，在坐火车？

一边想，一边心情很不好——我也太浪费时间了，我也可以看看书啊，为什么要玩游戏呢？而且还花钱玩，我会不会从此变成一个爱赌博的人？我会不会因此晚年困顿，众叛亲离，流落街头？

幸运的是我没有走上这想象中的穷途末路。一元钱买来的积分还没花掉一半，我就感觉自己的颈椎已经不能支撑我的头了，初步判断是颈椎病犯了。只好到卧铺上躺平，读书、运动、睡觉，啥都干不了。我暗下决心，等这次颈椎病好了，我一定要开开心心地把那没花完的积分好好花出去。

从去年底开始，我就没有染头发。虽然头发一半都白了，我也决定不再染了。放下一个执念，就会更轻松一点。

在火车上玩“斗地主”还没有犯颈椎病的时候，有个小女孩很想看我玩，一直热情地问我：“奶奶、奶奶，你在玩什么？”我有那么老吗？我打量了一下她妈妈，看上去20岁出头，感觉孩子叫我奶奶也没什么不合理的。

晚上我姑姑给我打电话，听我说在一个人旅行的途中，她说：“女孩子一个人乱跑，多不安全啊！”听她的意思，还担心有游手好闲的小混混找我搭讪，或者远远地冲我吹个口哨吧？今年春节，东北老家的亲戚都说先不互相走动了，等天暖和再说，所以大家都还没见到我一头白发的样子。我被我姑姑“女孩子不要乱跑”这句话给逗乐了，这也算是和小女孩的“奶奶”对冲了。

火车到了江西吉安，住在赣江边上。我叫了一个快递，把自己在北方穿的一大堆衣服打包寄回广州。快递小哥取走了包裹，我才发现所有的一条长裤都被我寄走了，只有身上穿的一条肥大的运动裤。接下来几天的行程，我一直穿着这条肥裤子，配了一件完全不搭调的运动外套，还拎着一个印着“某某网课”广告语的布袋子。那是我妹妹给我的，本来是装着火车上吃的东西，这下成了我的临时手袋——看上去，我有点像一个匆匆下楼买菜的人。

从吉安到赣州，通天岩是此行的最后一站。这里是城郊的一处山水幽静之处，山上有很多唐宋文人游览后留下的石刻。有古人刻了“寒谷生春”四个大字，说的正是万物萌发的现在。想想古人画山行图，往往都是重峦叠嶂占据大部分画面，角落里才是行人。这是得了看山的真意了，不把自己太当回事，才会向外看。否则，就不是看山，还是看自己。

旅行要结束的一刻，看着一千年前的人留下的关于春天的石刻，我终于对自己的肥运动裤造型没那么介怀了。